

美国政客敢不敢让阿富汗受害者家属到“民主峰会”发声?

国际锐评

“即使美国提供赔偿,也无法让我儿子复活……如果关心人权、关心人命,那就应该找出此次事件的凶手。”这是阿富汗男子扎马莱的控诉。今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队在喀布尔国际机场遭爆炸袭击后,向平民无差别开火,扎马莱因此永远失去了儿子。

美军在阿富汗的滥杀无辜,至今没有得到清算。难怪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

布科夫近日痛批,美国在阿富汗当前局势背景下举行所谓“民主峰会”是无耻之举。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政客敢不敢让阿富汗受害者家属到“民主峰会”上发声?

美方发布的所谓参会名单,暴露了心虚——阿富汗这个被美国强行“民主改造”并最终遗弃的国家,不在名单之上。多么可笑!一边是美式“民主样板”在阿富汗轰然倒塌,一边是美国摇旗呐喊地操办所谓“民主峰会”,让世界

看清:美国向海外兜售的“民主”,不过是军事干涉的幌子;它所邀请的参会者,不过是这场“假民主、真搞分裂”闹剧精心挑选的配角。

如果美国真的要谈民主、谈人权,那就应该邀请阿富汗受害者家属到场,让全世界好好看看美国二十年“民主改造”到底给阿富汗带来了什么!正如一位阿富汗人权学者向美国喊话:“你的民主峰会最好邀请阿富汗人民。你无权用我们的鲜血与

黑暗的将来庆祝民主!”

但显然,美国不会、更不敢,因为怕这些“客人”会撕下自己虚伪的民主假面具。然而,华盛顿刻意回避,就能掩盖事实真相吗?

根据英国研究机构“空中战争”发布的数据,过去20年中,因美军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至少有2.2万人。无数被美杀害的平民甚至都没有等来一个道歉,更没有美军士兵为他们的死亡负责。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

者不久前进行的喀布尔街头采访中,大多数受访民众都说美国给阿富汗带来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位名叫阿卜杜勒·拉希德的居民说,美国政府不是来帮助阿富汗人民的,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只给我们留下了内战”。

谁也叫不醒装睡的人,但皇帝到底穿没穿新衣,人人都看得到。美国即将在下周搭台唱戏,但这个所谓“民主峰会”与民主没有半毛钱

关系。事实是,美方以自身标准划线,公然挑动分裂、煽动对抗的做法,恰恰是对民主本义的歪曲和亵渎。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指出,这场会议除了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感”,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所谓“民主峰会”不会使华盛顿成为民主高地。美国政客不敢邀请阿富汗受害者家属到场,仅此一举,就令美国作为民主操弄者、破坏者的真面目,尽显无遗。



雅加达:袁霓

郑建国(狄欧)文友1959年10月1日出生于印尼占碑省,为人乐观、爱笑。2021年2月15日,辛丑年——年初三,我们在线上举办春节联欢。当时,还看到他精神奕奕、俊朗的脸容,笑着和大家拜年。年初四,2月16日,中午接到噩耗,说狄欧走了,没有人敢相信。他的走,惹哭了我们所有的朋友,对他的爱、对他的惋惜,都在文友们的悼词中表露无

为你留下馨香

——狄欧文集(序)

遗。为了纪念他,特此为他收集文稿,出版他的文集,表达对他的追思。

繁花相送,歌声伴随,兄弟,好走!

狄欧——我们那个爱笑、爱唱歌的兄弟,永远离开我们了。从此再也听不到他宏亮的笑声,温柔的歌声;生命是那么的无常,生命就在呼吸的一瞬间。

狄欧——亲爱的弟弟,与我一起奋战的我的战友,你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得力的帮手,当印华作协举办第12届世界微型小说会议时,你担当了接待的重任,站在第一线,不顾劳累,深夜还在忙,让我急得下楼赶你们睡觉。你的认真、和气、耐心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大家都为你竖起了大拇指,对你的印象深刻。感谢你,为印华作协在世界华文学界文友眼中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好弟弟、好战友——走好啊!天堂再也没有病痛,再也没有压力,繁花相送,歌声伴随你走向天堂。

没有什么最好的办法可以让你留在世间,只有把你的文字留下来,让你的朋友可以通过你的诗文,再去怀念你。

你留下来的作品不多,但每一篇散文,每一首诗,都有你的真情在。读着你的文章、你的诗,好像又看到活生生的你在我面前谈笑。

世上最无法留住的就是时间。愿大家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世间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放不下的事。珍惜我们还能拥有的幸福,珍惜我们的欢笑。

用你的心,翻开书的每一页,细读我们的好朋友、好兄弟的每一字、每一句,去回忆我们曾经拥有的过去。(2021.8.1)

巴厘:意如香

夜读芝莉翁河

芝莉翁河(ciliwung)是流经首都的一条河。我们的祖先,曾经在那清澈见底的河道旁刀耕火种,男女劳作洗滌,滋养生息。随着历史的奔流,风风雨雨,清澈的流水浇灌出五谷丰登。朝代的更迭,从远古的库代王朝,到荷治、日治时代,日本军国主义投降,红白头巾竹尖下的独立勇士,创建诞生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芝莉翁河见证了努山达拉群岛的演变,民族的苦难,悄悄地在河道两旁书写下,千岛之邦的沧桑史,幸福与痛苦流淌成血泪成河,流无定期……

人们高举血染的红旗,共和国首都就建立在这里。奔腾不息的河水,不断奔腾,渐流渐远,流进大海……

共和国的演变在血泪中滚爬磨打,权力的纷争疲倦了争权夺利的躯体,人们把古铜色的肌肤在河中泡洗,把贪婪的口水吐进河里,也把身旁的污泥浊水,以及成顿垃圾倒进河中,导

致河道堵塞,年复一年,泛滥清理……芝莉翁河哭泣了!

共和国风云变幻,莫测高深。人们醉心于争权夺利,心机算尽。芝莉翁河却任其自生自灭,随着岁月的推移,流水越污黑,越污黑越发腐臭了……

河道两旁,陋屋茅舍,贫民百姓逐水草而居。数不尽的陋屋,在高楼大厦林立的大都会,面临逼近,流离失所一大片,极富讽刺性地成了一群“鸡立鹤群”、无可奈何的都市难民。芝莉翁河水更加臭气熏天了……

一场暴雨,清洗那苦难的大地。

倾盆而泻的天水,肆无忌惮地把首都的污垢冲进河里。芝莉翁河承载不下过多的灾难,向外发泄了,淹没了河道两旁的陋屋,也把浊水污泥倾泄向议会大厅,逼近总统行宫……好一个共和国首都,竟成了水汪汪的污水泽国。

又是水灾、又是堵车;

又是武斗、又是爆炸;也是天灾、更是人祸……共和国蒙羞了。人们高喊:搬迁首都!

四
苦难的芝莉翁河啊!何时治理清澈?难道共和国的灾难,“此恨绵绵无绝期”?

后退,早已无退路!共和国的首都,屹立在芝莉翁河畔。唯有前进,杀出一条血路,奴山达拉群岛热血的民族,英雄的后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民总统佐科维,前华裔省长种万学,以及民族主义政党精英,温和教派开明长老,顶住一切造谣诬蔑,历史终将回归清白——大禹治水,一代良将,必将大有作为!

何时?芝莉翁河啊,开始清除污垢那一天,还原纯洁清澈,污泥水患流回渐行渐远的河道,遁入海中去。民族梦寐以求的一刻,终将被历史雕琢成——红白旗下,强国富民的千岛之国。

国人期待:芝莉翁河水啊,还原昔日清澈见底的永恒!

香港:东瑞 瑞芬

现代人活到八九十已不稀奇,刘以鬯先生就到一百岁才逝世。因此,印华诗人狄欧才跨过甲子两年就离世,令人惋惜不已。狄欧样貌,比实际生理年龄年轻很多,如果不是将头发剃短,说他四五十岁,可能很多人都深信不疑。这和他乐观、开朗、幽默的阳光心理很有关系;他又有一张惹人好感的英俊的脸,说他是帅哥,不是谬夸,而是事实。这样一位给人印象乐观开朗、幽默、爱开玩笑的文友,竟然说走就走,许多人都如同晴天霹雳,不敢置信。

印华文坛,甚至印尼地

域以外,文友们都很感伤,哭声一片。

九十年代还不认识狄欧,他在本哲时期似乎还没出来参与文学活动;印华作协成立后,他很快与大家打成一片,人缘极好。由于为人积极,勤奋努力,办起事情来一向认真负责,很快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拥护,被选为印华作协副主席。

在印尼举办的几次国际性的文学会议中,接待工作、与国外朋友游览,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不怕辛苦,任劳任怨。尤其是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他担当接待大任,连续作战和疲累了

倦了,小憩一会

——怀念诗人狄欧

好几天。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他是印华作协的副主席,因为他几乎是全日坐镇在第一线,干的又是那么具体琐碎的工作。那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生龙活虎的狄欧,虽然知道他心脏不好,但哪里会想到病魔窥探了他?

开会期间,狄欧不顾休息、会务至上、为印华作协争光;我们看到他坐在接待处,为各国文友解答、解决各种住宿、接送等等具体问题,忙得满头烟。在陪各国代表、文友

游览印尼客家博物馆的时候,他一路协助顾长福老师照顾他的夫人魏桃凤老师,为她推轮椅。我们那时分到一间大床的酒店房,只是偶然间他有无双床的房,他二话没说,就毫不犹豫把他住的那间换出来,我们恭敬不如从命;他还协助我们搬房,搞到我们不好意思。为大众服务、利他第一、助人为乐,正是狄欧的好品质,也是令大家对他好感、喜欢他、赞美他的最大原因。

我们尤其喜欢他的言谈举止,三言两语中,不时有幽默的玩笑、诙谐的谈吐,令人感觉到他的个性很阳光,犹如邻家大男孩那么可爱。有一次,一个女的看到他穿游泳裤的泳装照,恶作剧开玩笑道,怎么只露两点?他一本正经地回敬,如果再露一点你不怕吗?

狄欧歌艺也不错,在台上上一站,风度翩翩,风采并不比职业的实力派歌手逊色多少,难怪有不少女文友粉丝,热情真诚地捧他的场。

狄欧写诗,早期还送影印的副本给我们,客气地要我们提意见。虽然他当时还没有退休而无法多写,但不多的新诗已经可以看出他身

为诗人的潜在优质。他的现代诗篇篇幅短,青春气息浓厚,潇洒自由、没有清规戒律。令人遗憾的是没能看到他多写,也许他太疲倦了,时间不足,也没有一本诗集留下来。

多年前,读过他一首《倦》,只有四行:“人羡慕飞鸟的自由/鸟却嫉妒人/有手代替了翅膀/手或翅膀一样操劳”。我们于是想,以双手谋取生活的狄欧,是否也羡慕过自由的飞鸟呢?

但愿和飞鸟一样疲倦的他,只是疲倦,需要在长生的树上小憩一会,而不是去了远方。

——写于狄欧离世次日
2021年2月16日

青年音乐家

进入21世纪,印尼的爵士乐经历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再度崛起。这期间,很多活动都有爵士乐表演,这让爵士乐家们更有动力进行创作。而年轻一代的音乐家们则给爵士乐注入了新力量,带来了新的触感,这让印尼的爵士乐发展得越来越快。其中,土生华人音乐家起了重要的作用,包括英德拉万·陈(Indrawan Tjhin)(陈福林/Tjhin Fuk Lin或Chen Fu Ling)。在印尼的爵士舞台被贝斯连续占据了多年后,出现了像陈福林这样的年轻一代音乐家,他们直到现在仍坚持使用低音提琴,这带来了新鲜感,也受到了热烈欢迎。

英德拉万·陈和克利·哈努拉伽(Sri Hanuraga)(钢琴手)、罗伯特·穆亚拉哈尔查(Robert Mulyarahardja)(吉他手)一起组成了羁绊乐队(Imbrogljo)。这个乐队后来在2003年的“爵士乐走进校园”(Jazz goes to Campus)活动中获得冠军。英德拉万·陈(Tjhin)也被授予“最佳贝斯手”的称号。2005年,英德拉万·陈赴荷兰海牙(Den Haag)的考宁克里克音乐学

院(Koninklijk Conservatorium)学习。2009年返回印尼后,他活跃在各个乐队中。除了创立影子傀儡乐队(Shadow Puppets),他也在W/H/A/T乐队、多尼古斯维纳尔三人组/四重奏乐队(Dony Koeswinarno Trio/Quartet)和英德拉万·陈乐队(Indrawan Tjhin Group)里参与表演。此外,他也在希望之灯大学(Universitas Pelita Harapan,简称UPH)的音乐学院里任教;现在他担任现代专业音乐的负责人。他也在阿米诺多·戈辛音乐学校里教授音乐乐理、贝斯和爵士合奏。有必要在这里说明一下,英德拉万·陈还是印尼第一位录制并发行了以低音提琴为主要乐器的音乐专辑的爵士乐家。这张专辑的名字是《目前》,与英德拉万·陈乐队一同录制。

直到现在仍活跃在印尼爵士乐界里的其他弹奏低音提琴的土生华人还有凯文·尤苏亚·玛卡拉翁(Kevin Yosua Makarawung)和英德拉·贝尔卡萨·李(Indra Perkasa Lie)。

玛卡拉翁从小就开始打鼓,在高中的时候就改学贝

土生华人与爵士乐 (18)

阿尔弗雷德·迪科阿鲁(ALFRED D. TICOALU)



从左到右:罗伯特·穆亚拉哈尔查(Robert Mulyarahardja)和英德拉万·陈(Indrawan Tjhin)。雅加达的艺术宫(2011年)

斯。从希望之灯大学音乐学院毕业后,他便加入了许多乐团,包括诺图尔诺(Notturmo)乐队、桑迪·维纳尔达四重奏乐队(Sandy Winarta Quartet)、斯特烈达室内乐团(Stretta Chamber Orchestra)和格伦道纳五重奏乐队。玛卡拉翁与和美欧拉四重奏乐队(Hemiola Quartet)一同发行了一张名叫《奇妙历险》的专

辑。这个乐队的成员有格拉·西杜莫朗(Gerald Situmorang)(吉他手)、伽比利拉·米兰达(Gabriella Miranda)(钢琴家)和迪马斯·伯拉迪塔(Dimas Pradipta)(鼓手)。英德拉万·陈从这个乐队退出后,玛卡拉翁也曾与影子傀儡乐队合作表演过。

此时,英德拉·贝尔卡萨·李从印尼达雅音乐学院

(Institut Musik Daya Indonesia)的原声贝斯专业毕业,之后去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Extension)学习电影配乐。返回印尼后,李便忙于加入各个乐队担任贝斯手,包括明日人类合奏乐队(Tomorrow People Ensemble)、尼基塔多巴姆斯和他的朋友们乐队(Nikita Dompas and His Fellow Musicians)、祖·那克·德维亚纳·达伍德佳亚乐队(Tjut Nyak Deviana Daudsah Trio)、蒂蒂苏曼民间爵士计划乐队(Titi Suman Folk Jazz Project)、欧普斯特大乐队(Opustre Big Band)和英德拉巨人集体乐队(Indra Perkasa Collective)。英德拉·贝尔卡萨·李也为电影和管塔作曲并担任指挥。此外,他也当老师教电影配乐知识。当笔者正在撰写这篇文章时,他正在苏曼音乐学校(Sjuman School of Music)里教电影配乐课。英德拉·李也和多个乐队一同录制了多张专辑。其中之一是和明天人类合奏乐队合作录制的。这个乐队的核心成员有尼基塔·多巴斯(Nikita Dompas)(吉他手)、阿斯凡萨德拉·卡林(Azfansadra Karim)(电子

琴手、口风琴手)、艾尔法·朱尔罕(Elfa Zulham)(鼓手、打击乐器家)和英德拉·李(贝斯手)。

回到影子傀儡乐队这个话题,吉他手罗伯特·穆亚拉哈尔查是这个乐队的创立者之一。从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Berklee College of Music)毕业后,他就回到印尼并组建了影子傀儡乐队。除了登台表演,这个乐队也出版了两张专辑:《扩展演出》和《绑在鸟笼的生命绳索》。他也曾和其他音乐家、乐队同台献艺,包括陈埔毕、班达纳伊拉(Bandanaira)、桑迪·维纳尔达四重奏乐队和新加坡的管弦乐范式乐队(Orchestral Paradigm)。他还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名为“罗伯特MR四重奏乐队(Robert MR Quartet)”,并发行了一张名叫《感恩》的专辑。此外,他还教授爵士吉他,在希望之灯大学音乐学院(UPH Conservatory of Music)和印尼音乐学院(Institut Musik Indonesia)里担任音乐表演系的系主任。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